

性别史话 | 《第二性》有感——从我看了一眼我的腿开始

原创 废柴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8-04-04

“从来没有什么虚伪的女性主义者，有的只不过是不可避免地进入境遇中的女人，只是这境遇不能成为她自我开脱、自我沉沦的理由，因为如果她这样做了，她更犯下了放弃自由的大错，陷入内在性中去！但是又因为她身处不公的境遇中，或者说，身处历史造就的环境、价值等条件之下，她的抗争不应该因她的“反动”而被指责为无意义的、不道德的，更不应该被侮辱、被谩骂……”

全文3873字，建议阅读13分钟

「《第二性》以丰富的词汇描绘了女性的经验，笔者受到启发，因而这篇文章以一桩私人的小事开头。」

今天我在咖啡厅靠玻璃窗的位置坐下，很快到了晚上七点，外面一片昏暗。这是一个炎热的春天，我穿了一条裙子，没有穿打底裤。我翘着二郎腿看书。

很快的，我突然发现玻璃窗上已经有了室内的倒影。我扭过头去，我的脸在玻璃上模糊不清，没有什么细节会被我看见，但是我的腿很好看，它们因为我的注视特意往前伸了些，这样就显得更加修长纤细，[小腿的线条一路下伸，和我的皮鞋一起，构成令人愉悦的画面。所以我注视了它很久。](#)



我开始想象我坐在摄像机前，虽然我知道我绝对不属于美的类型，但这不妨碍我想象有人拿着一个摄像机对着我。就像是和朋友一起出去一样。我身边总会有一个无形的朋友。

鉴于我处于这里，我最终回过神来，并且为这可笑的想法责怪了自己一番，[这当然不意味着我拒斥我身上可能拥有的美感，而只不过意味着我对这种投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感到有点陌生与吃惊](#)，话说回来，似乎也没什么可吃惊的。我很快会将这桩不愉快的小事忘掉：我不是那种可怜的人——脑子里充斥着和正常生活格格不入的自恋，没有别人那样的自信与忙碌，整天在自己的影子里挣扎，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或者说在自我迷醉中消解掉事情本来应对我产生的意义。不是不是，没有的事。我这样诋毁我自己。要是那样你就过时了。

然后也许我就能很快地投入到阅读和写作中去了，但这次我没有。在我面前摆着一本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一本成于上个世纪的书，女权运动的里程碑，嗯。现在据说女性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一切似乎都在变得更好，或者更加模糊不堪。

我对自己说：“我和我的朋友们受到了家庭的关心和充足的教育，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结婚不是所谓的成功，我们厌恶、同情那些仅仅以生育后代为荣的父母，我们对女人所受的苦难感到愤怒，并尽自己所能地予以援助，我们在反对性骚扰的呼吁书上签下大名，甚至乐于因此掀起一些或微小或巨大的骚动，这当然是事实。”[我不着某种混沌的渴望去介入，以为在将自己抛向世界，抛向波伏娃所揭示的‘超越性’时的我是忠诚完整的一体，但是，就算再简单可笑的问题也会把我困在内](#)，我观望着我前方的人：她们似乎没有被困住，而是好像是忽略了这些问题之中隐藏着的箭，但她们都走得更远。这也是事实。我不能解释为何我会沉浸于我映像中的腿无法自拔，为什么是我？

我明白这种观察自身的方式意味着不在场的男性的注视，但我不理解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我身上——尽管我已经习以为常，但每每不自觉地观赏自身时，我依然会觉得，这种行为不应该属于我，而若要摆脱它却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不仅仅冒着被人嘲讽为小题大作的风险，更是因为一件事必然会扯出另一件事，很快我也许就会否定我的大部分生活——[不论我站在哪里，尽管已经自认为充分正视自身的诉求了，尽管想作为一个主体去实现超越，但是现在，我不可能摆脱作为他者的女性身份，而且随时有可能成为男权的拥趸而不自知](#)。我面前的《第二性》向我指出女人作为群体与个体的历史是如何一步步地将她他者的地位彰显出来的，[而意识到她是一个他者的事实并不等于她就能从过去重重的阴影中走出。](#)

[——但首先我们必须厘清女人作为他者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



图片-骑士之爱

最初，她是自然，是大地，孕育着混沌而黑暗的生命力，她是吞噬个体超性的深渊，具有不可知的力量，而男人却是“失势的神”，他们选择去崇拜母神，如果一旦他们学会使用工具，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自然，而女性仍“受到生命的秘密控制”而不被承认为男性的同类，便只能遭到男性的压迫；私有制的出现让男人不仅要拥有一片土地，还需要拥有女人和她的子嗣；从此女人沿袭往日的危险陌生，却又是被控制的，所以她必须体现“生命神奇的快乐，同时遮盖生活混沌的神秘”，**当她被作为财产交给男人时，她的身体应当是被动的，呈现出“被改变的自然”以消隐危险，她剃眉抹粉，穿戴不便的饰物，她是矫柔造作的，似是而非的；**最后人们将她从自然中拉出来，把她安置到家庭和社会规范中去，并因为她属于他，所以他爱她，且愿意让她属于他，向他趋同，免得让自己面对一个可怕的他者，**基督教剥夺了母体——上帝是生命的赋予者，母亲不再是大地，怀孕不再使她具有神秘的权力，她也因此完完全全不再危险。所以贞洁的圣女、慈爱的母亲、迷人的女祭司产生了，她们可以使人安心地崇拜、神化，而不必担心在她们会前来真正地剥夺他苦苦追寻的特殊性，将他带回黑暗的子宫和注定衰朽的生命中去。然而这女人的历史却不能说明她是先天低劣的。女人之所以会受到贬斥，不在于其生殖功能，不在于她体力的缺失，因为只有人们通过在社会中用意识承担起这些事实，它们才会成为贬斥的理由。**

“如果人的意识中没有他者的范畴，以及统治他者的原始愿望，那么发明青铜器就不会带来对妇女的压迫。”而这也导致了即便后来存在有法律相对开明的时代，女性的地位仍然无力提升。

波伏娃的论述所根植的是**存在主义哲学**——自由是她的起点，而主体通过超越性——向未来扩张，不断地向其他自由来确立自己，内在性与超越性相对，当主体被迫或出于恐惧而放弃对自由的追逐时，它便陷入了内在性。

在一个女性的个体历史中，作为一个孩子，她已经初步意识到相对于男孩她是“残缺的”，当她成为一名少女时，突如其来的月经与毫无必要的乳房紧赘连司她根据自己观察所预知的命运相结合，使她不安而又无能为力，她的不安在于她的命运并没有在未知中彰显，而是从女性长辈与社会权威向她展现——她的出路是明确的，而不是向未知展开自己的超越；由于她被教导等待与自赏——身处高塔、身处睡眠，等待男人来唤醒，来拯救，**她已经不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生命的可能，工作对她来说仍然只是暂时的义务，真正令人羡慕的是婚姻、婚姻。**

即便她试图去争取超越性也是以否定的形式，她只会拒绝，但境遇使她无法拒绝，她的出路被堵死了，她一路滑下去，尽头绝对不是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拥有永恒的宁静与幸福，因为作为有主体意识的人，却无超越的可能性，只会陷入不解与痛苦。当为人妇为人母后，她日复一日与家中的灰尘搏斗，怀孕生产使她感受来自身体内部的异化，使她失去了她以为是生存基础的外形，如果她偷情，或者走向堕落，她将发现男人构建起的道德的伪善本质，**他们在妓院肆意展露自己的欲望，又公开侮辱已被他们欺凌过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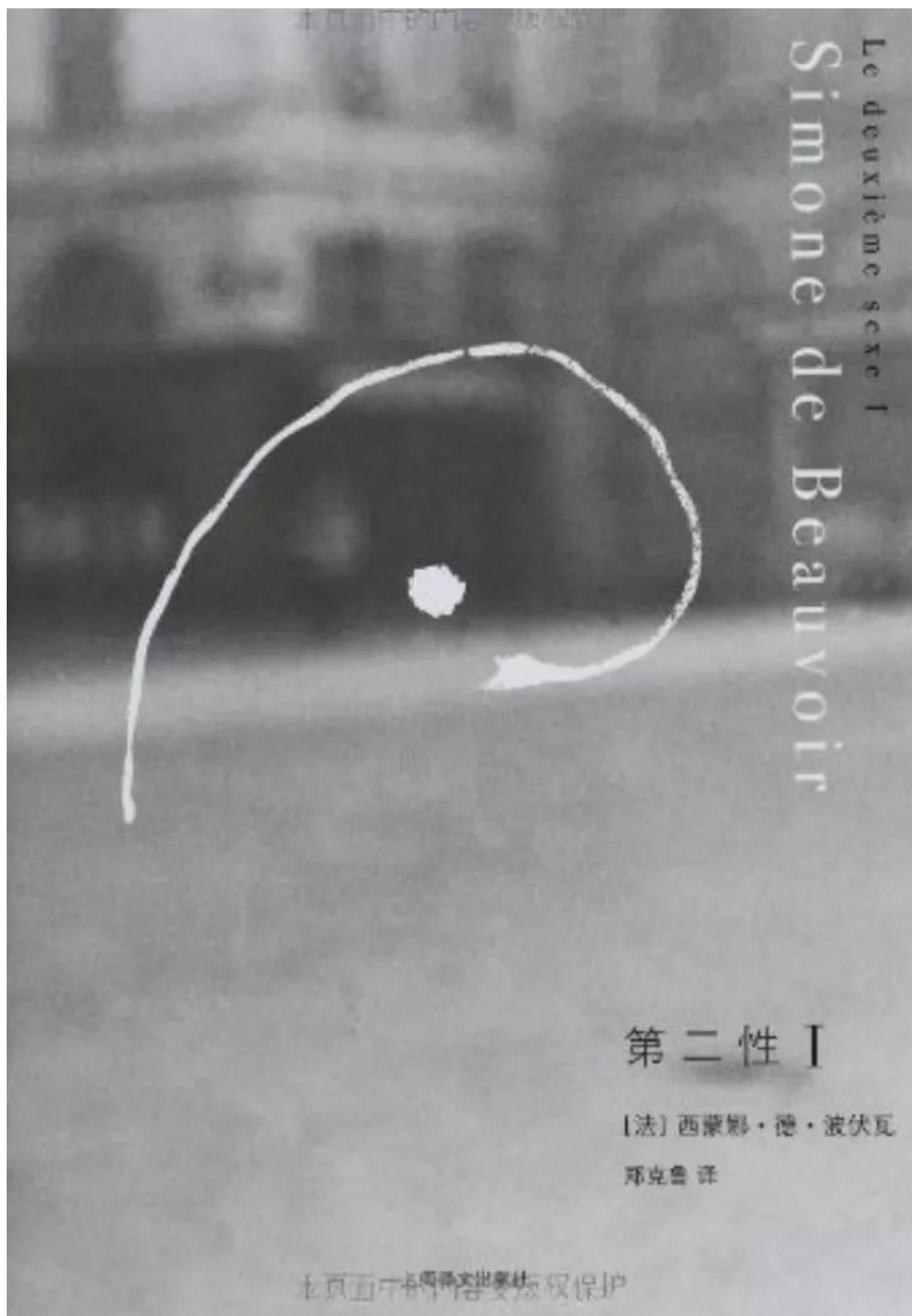
在经历过这种一切之后，她怀着对男人充分的了解老去，开始为自己着想，然而她们已经老去。她们一直生活在男性为她们创造的神话中，她们通过屈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借神话聊以自慰，变得无能，她们内心的骚乱与不安随着生活的继续变得无源可循，成为“女人专有的脆弱与歇斯底里”，而除了不断地吐露自我、抱怨他人之外，她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她们没有反抗的经验，也就不知道如何反抗，终日的忙碌也无法创造出有实质影响的行为，因为这些忙碌是封闭的，无意义的。她们可以是遥不可及的仙子，风光家门的娇妻，眼含泪水的慈母，但她们究竟是谁？**这便是她日日时光的险恶真相——对于男人而言，“迷人的女人”是令人激动的客体，是“十分罕见的奇迹”，牺牲这种奇迹是困难的——甚至受害者也会沉浸于其中，**然而这它若是基于不幸之上，人们也没有理由不将它牺牲掉，而不是借口自己想象力的贫乏，选择忽视未来具备的种种可能。

《第二性》所揭示的女性形象，无疑是直至波伏娃的时代仍然存在着的。但她坦言，尽管女人从一出生开始，就不由自主地被社会剥夺了越来越多的东西，但是随着女人工作机会的增加，她们的处境已经在逐渐改善——去创造、发挥自身的能力，并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无疑赋予了她们有意义的生活。**她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自身处境的不利，并在不断地冲破藩篱，争取自身的权利，破除制度上的歧视。**

直至今日，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者在不断增加，尽管这一身份是后天的，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并且因此受到诸多的质疑与贬损，但作为向异化的抗争，**作为对人的真正自由的追寻，这个身份一旦获得就没有必要否认。**但必须认识到的是，女性主义者的身份面对着的是一个庞大的他者的历史，这历史往往和它一同交叠于同一具躯体上，使躯体的主人迷惑不已。**从来没有什么虚脱的女性主义者，有的只不过是不可避免地进入境遇中的女人，只是这境遇不能成为她自我开脱、自我沉沦的理由，因为如果她这样做了，她便犯下了放弃自由的大错，陷入内在性中去！**但是又因为她身处不公的境遇中，**或者说，身处历史造就的环境、价值等条件之下，她的抗争不应该因她的“反动”而被指责为无意义的、不道德的，更不应该被侮辱、被谩骂。而她本身，更不应该因此陷入到自我审查中去。**

在穿越了种种障碍之后，女人带着含混性终于站在了现实之前，她最终将面对的是和男人比肩而立的情况，如果她有可能实现伟大，那么她就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已经穿越了那些障碍的事实。这也是波伏娃在穿越了漫长的历史、深邃的生命后抵达的终点：“不受愚弄是很好的，但一切要由此再开始；女人为了消除幻想已经耗尽勇气，恐惧在现实的门槛前止步……我们仍然热衷于看得清晰，以致不想越过这清晰穿透其他黑暗。”但是未来对她而言仍是开放的——“历史事实不能被看做确立了永恒的真理，它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处境，这种处境表现为历史，因为它正在变化。”

最终我们可以看到，自由的女性正在产生，仅仅正在产生，但却不断地在产生，而她，可以是任何人。



结语：

“性别史话”是一项新成立的栏目，旨在梳理性别史与妇女史相关研究，谈论与探讨我们追求的“性别平等”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我们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

我们是否应该沿着别人的路灯下前行，还是回过头去斟酌过往的真正模样？

我们希望提供这样一个可供深度思考的空间，即使前路艰险，黑夜苦涩，我们也能燃起火把，仍怀有希望地、并肩而行。

目前“性别史话”的计划是每周能提供可供探讨的一篇书评或小专题。笔者才疏学浅，字里行间若有不当之处，还请诸君不吝赐教，共同探讨。

当然，有意在“多元”栏目中发表自己观点的稿件也可以留言联系小编~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邮箱: whunow@163.com

微博: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小秘书微信号: whunow

QQ表白墙账号: 3026787712

艾滋快检服务可联系QQ表白墙

欢迎邮箱或微信联系我们

微信公众号whutong



支付宝 扫一扫 打赏我们



武汉大学性别性向...

打赏费用将用于社团举办活动，感谢您的支持